

*"We only said goodbye with words
I died a hundred times
You go back to her
And I go back to..."*

厚實木門在身後掩上，將慵懶微啞的女聲留在復古風情的小酒館裡。

Vince向左轉，順著街道探起路。

這是個位於北緯49度、出產高品質海鮮的私人島嶼，少數有門路的幸運兒能在冬季來到這裡，享受美食和超過八小時的日照，試圖驅散寒冷導致的憂鬱。

鬧區也就貼著西側海岸線的那麼片，不到半小時就能走遍，他在商圈邊緣拐了個彎，將散落在海岸線的Villa拋在腦後。

照著手機裡的指引走到掛著『私人土地，非請勿入。』的柵欄前，通過守衛崗的身分驗查。

踏上蜿蜒在森林裡的小徑，走上十來分鐘後視野瞬間開闊，平原上定期修整的草木仍保有自然風貌，一片看不到盡頭的、灰白色長方形墓碑靜靜躺在陽光下。

沒有名字的墓碑。

挑了棵順眼的樹倚上，Vince掏出菸叼在嘴邊。

起霧了。

精心打理的草地黯淡失色，隱約可見的細密水珠隨著風勢捲動起舞，從布料間隙鑽入，貼上肌膚霸道地掠奪體溫，水氣浸潤得衣擺重了幾分，觸手冰涼。

目送車隊遠離，Vince扯了扯墨色風衣的領口，跨步朝並列的白色石塊走去。

車隊末端的銀突然脫隊停下，那台休旅車實在太過熟悉，他頓住腳步，閉眼數過上頭每一道人為痕跡。

幾分鐘後，休旅車閃了閃雙黃燈恢復行駛，僅餘輪廓的車影沒開多遠就沒入濃霧中，終於正眼看過去的Vince輕握起拳，幾乎能感覺到皮質方向盤蹭過掌心的觸感。

雨滴落在石磚地打出暗色斑點，最終連成整片透著陰鬱的灰褐，他收回視線，緩而穩定的腳步濺起水沫。

撐起傘的掌早失了溫度，曲起的指節緊繃，一動就是尖銳疼痛，摻進雨絲的風寒得刺骨。

踩上滲入雨水而不再紮實的草地，走到兩塊大理石約莫三十公分寬的間隔前，鞋尖恰恰對準兩個直角，傘微後傾，Vince用視線細細描繪石面上的刻痕，掌心按上左臂內側。

來自母語的26個字母，拼成的詞彙都是熟悉的，串在一起卻是令人忍不住發笑的荒謬。

底下埋葬的是什麼？

直到這時才前來的Vince不清楚，但能肯定絕對不是他和Casper。

他們在一年前接到Casper身亡的消息，但他和她和他，更傾向於使用失蹤這個字眼。

軍人死亡找不到屍體僅有軍牌不是什麼稀奇事，轉述的經過還算有邏輯，可Vince和年過半百的男人依然提出了隱藏其中的疑點，估計是沒人知道Vince平常在幹什麼的——那種得壓在檯面下的、不能見光的工作。

更別提金屬吊牌根本不是Vince認得的那塊，是用心仿舊處理過，但那些必須親眼見過才能知道的細節無法憑空仿造。

質疑獲得禮貌的回應和高效率的處理，循線揪出成串的相關人員，詭異的是，追到最後起頭和結尾的珠子是同一人。

Vince冷哼出聲，他的弟弟可沒那麼蠢，真做了痕跡也不會抹得如此拙劣。

也不知是有恃無恐還是忘了他家有多清楚軍中黑幕，證據看似齊全卻是漏洞百出，擺明了栽贓誣陷。

他們原本沒打算就此罷手，直到Farrell帶著所謂的內幕找上門。

隔天由Vince出面接受了官方說法不再追究，卻遲遲沒辦葬禮，理由？打擊過大、病重倒下、無法原諒等等，隨便挑一個都是合情合理又沒人能出聲指責的藉口，總歸就是不願面對。

至於私底下，他們使盡手段透過各種管道和方法獲得想要的東西，迂迴而隱密的。

最後追到了那個男人身上，那個幾乎可以說是和他們一起長大的Farrell，那個號稱冒著風險前來透露消息的Farrell·Sheffield。

Vince終於明白幾個月來在Farrell眼底若隱若現的笑意代表什麼。

撕碎紙張扔進鐵桶裡，火柴尖端燃起焰光，從因憤怒而微顫的指間墜落，打印著冷硬字體的紙屑捲起碳化，在劈啪碎響中化為灰燼。

那天他繃著臉衝進訓練場待了很久，完全沒去計算組數時間什麼的。

直到筋疲力盡，他四肢攤平盯著天花板大口喘氣，拳頭重重砸上鋪著軟墊的地面。

然後？

然後Vince依舊保持著和Farrell之間的往來，就像一起長大的好兄弟那樣，有空時見個面、來一杯、聊聊生活中的各種狗屁倒灶。

若無其事地維持了大半年，直到Farrell一反常態地在大清早打來，語氣嚴肅，約Vince在他們——Farrell、Casper和Vince——童年時的秘密基地見面，帶著所謂的真相。

一頁頁翻過Farrell遞來的文件，擅於控制情緒的他什麼也沒說，不動聲色地道謝後準備離開。

或許是覺得事成了太過得意忘形，對方的虛假不小心露了條縫，極度微小，卻足以挑動Vince繃緊到極限的理智線。

秘密基地的必要條件之一就是要夠隱密，而總是準備萬全的Vince手邊不缺工具。

他們朝夕相處了七天十五小時又四十六分鐘。

受到妥善照料的Farrell從強裝鎮定到憤恨嘲弄，昏迷了數次，咒罵了無數聲，最後幾天被硬吊在神智恍惚的狀態，斷斷續續透露了些什麼，不夠多，但也不少。

離開前他找回理智，近三十年來的舊事上湧，幾經猶豫後仍是沒下狠手。

Vince留下訊息後抓緊時間離開本國，偽造身分、抹去蹤跡，早就做熟了的這些在幾位舊識的協助下不難達成，最後他切斷和過去的一切聯絡，獨自完成最後的隱匿。

接下來的事他是陸續得知的，在他成為死人之後。

肩倚樹幹的Vince回過神，鬆開握著左手臂的掌，揮去腦海中那串青黑色羅馬數字。

摘下墨鏡的視野依舊灰暗朦朧，不知何時凝聚起的白霧貼地擺盪，模糊了石塊的輪廓。

Vince有名無實的墳墓遠在霧都，而他有實無名的墓碑將在此處。

取下受潮的紙捲夾在指間，黏合處在搓揉中綻開縫，放任褐色菸絲墜入濃霧。

濕度過高的菸絲就跟死了沒兩樣，沉悶而毫無風味可言。

不過就是一塊石幾堆土，緬懷是活著的人在幹的事。